

德 语 文 学 精 品

杨武能译文集

Yangwuneng yiwenj

茵梦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Yang Wu Feng yu Wen Ji

■ ■ ■



■ 德 语 文 学 精 品

茵 梦湖



[德] 施笃姆 著
杨武能 译

YINMENGHU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茵梦湖/(德)施笃姆著;杨武能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4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ISBN 978-7-5411-3014-4

I. 茵… II. ①施… ②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德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近代
IV. ①I516.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5867号

根据德国Aufbau Verlag 1982年版 Theodor Storm 四卷集译出



[德]施笃姆 著 杨武能 译

YINMENGHU 译者肖像插画 程丛林

策 划	黄立新 李亚南
责任编辑	朱 兰 李亚南
整体设计	邹小工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责任校对	汪 平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7[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 scwys. com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028) 86697071 86697083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5
字 数	450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014-4
定 价	35. 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301

《德语文学精品·杨武能译文集》

总序

半个世纪的文学翻译生涯，译作先后得到北京人民文学、南京译林、桂林漓江和北京燕山等诸多出版社青睐，直至享誉业界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些年一举推出《杨武能译文集》，使我成为了中国翻译史上还活跃于译坛便有幸出版十卷以上个人大型译文集的第一位翻译工作者。为此，诚如译文集总序所说，我真感谢上述大量出版我译著的出版社，真感谢各个时期给予我教诲、帮助和关怀的师长、同道和亲友，真感谢确确实实应该称做“衣食父母”的亿万读者！

可叹“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个可恶可恨的中国魔咒，也不幸而有幸地，在在应验在了区区身上！不过到底出现了转机，“墙内”的出版家最终还是嗅到了我，于是有了这套《杨译德语文学精品》。

顾名思义，这套书的着重点在“精”，不像《杨武能译文集》似的在大在全，在系统性和学术性；而且精的不应只是选材——也就是只选收名著中的名著、经典中的经典，只选收我本人最为广大读者喜爱和认可的译作，还有设计、装帧、插图等等，也要力争做到精美。

还有一点不同于《杨武能译文集》，这套书准备陆续推出，计划两三年

内出齐。倒并非受出版社编辑力量和选题规划的限制，而是想减轻读者的经济负担，并使其能够从容选购。

我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研究和译介，译作数量很多，尤感自慰的是所译均系德语文学的经典、杰作，译作广受读者的喜爱和专家的好评。德语文学堪称思想者的文学，丰富多彩、深邃、耐读又好看的文学，翻译它的经典、杰作，翻译这些堪称世界文学瑰宝的作品，我如同经历了一次次精神远游——空间与时间双重意义的远游，体验到了艺术创造的巨大乐趣。亲爱的读者，我真诚地邀请你来共同完成这一艺术创造，来分享这一精神远游的无比快乐！

这套书适当地加了导读、序跋、附录和图片，以提高读者阅读的兴味，帮助读者更好地达到“远游”的目的。这套书的译者、编者力争把书出得尽可能精美，并且有精益求精、不断改进的准备，因此十分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视译作如自己孩子的笔者而言，它们能受到同道的关注和广大读者特别是年青一代读者的喜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莫大的快慰。

杨武能

2006年10月 于川大竹林村远望楼



目录

CONTENTS

小说

- 玛尔特和她的钟 /2
茵梦湖 17
一片绿叶 /29
苹果熟了的时候 /40
迟开的玫瑰 /44
她来自大洋彼岸 /51
燕语 /79
三色紫罗兰 /104
木偶戏子波勒 /125
一位默不作声的音乐家 /159
普赛奇 /180
双影人 /201
白马骑者 /239

目 录

CONTENTS

抒情诗

- 十月之歌 /317
圣诞之歌 /318
边城 /319
白玫瑰 /320
再次 /322
时辰已到 /323
我清楚感觉到生命在流逝 /324
女性的手 /325
月光 /326
定律 /327
小女友 /328
谁曾生活在爱的怀抱中 /329
请阖上我的眼帘 /330
命名 /331
复活节 /332
慰藉 /334
四十岁生日 /335
无眠 /336
茵梦湖 /337
译后记：施笃姆的诗意小说及其在中国之接受 /338
附录：〈茵梦湖〉点评 /349



1 小说

Y I N M E N G H U

玛尔特和她的钟

上中学的最后几年，我寄宿在城里一幢小小的市民住宅里。房主一家的父母和众多兄弟姐妹全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个上了年纪却尚未出嫁的女儿。父母和两个哥哥已经去世，姐妹中除去最小的一个嫁的是本地的一名医生，其余全跟着自己的丈夫去了外地。这样，父母留下的宅子里就只剩下玛尔特孤零零的一个人，靠着出租家里过去的住房，还有就是一点儿微薄的养老金艰难度日。只是在礼拜天，她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午餐。然而对此老处女并不在乎，她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几乎为零。既出自信心，也考虑到小市民家庭境况的拮据，她父亲让所有子女都受到严格的节俭教育，结果就是玛尔特对眼下的窘境安之若素。

在青年时代，玛尔特只上过一般的学校，可她凭着头脑敏捷，性格沉稳，再加上寂寞的晚年勤于思索，等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文化修养已提高到一个对于女性，具体讲对于市民阶层的妇女来说很不一般的水平。诚然，她说起话来并非总是合乎语法，尽管她经常而且专心地阅读，特别爱读历史著作或者诗歌。不过对于读过的东西，她却多半能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独立地分辨出哪是好哪是坏，这可就很少有人能办到啦。那时莫里克的《画家诺尔顿》^①刚刚出版，一读便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因此反反复复地阅读；开始是从头读到尾，后来就喜欢哪部分读哪部分。书中塑造的人物于她已成为独立自主的生命，他们的行为不再受到作品结构的约束。她常常一思便好几个小时，希望想明白，到底怎样才能免除那许多如此可爱的人即将遭遇的厄运。

孤身独处的玛尔特内心并不觉得寂寞无聊，只不过时不时地也可能产生一点儿生

^①莫里克（1804—1875），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兼小说家，长篇小说《画家诺尔顿》为其主要代表作。

命虚度之感。她需要一个人，一个她能为他工作，一个她能给予关爱的人。她没有任何亲朋好友，于是便把这可嘉的激情倾注到自己的一批批房客身上。而我，就在她那里感受到了不少的关怀和慈爱。——她酷爱鲜花，尤其是素白的花，白花中又以那普通常见的为最爱，而后面这点，在我看来乃是她知足、认命的典型表现。每当侄儿侄女们给她送来来自自家花园的头一捧雪钟花和雪片莲，她一年中的第一个喜庆日子就到啦。随即从橱柜里取出一只瓷制的小提篮，插在里边的鲜花在玛尔特精心照料下，将一连几个礼拜装点着她那小小的屋子。

自打父母去世，在玛尔特身边就很少见到人，特别是漫长的冬季的夜晚，她几乎总是独自一人度过。这样，那活跃而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对她来说极具个人特征的想象力，似乎便赋予了周围的家具什物以生命和意识。好像是她把自己灵魂的一些个碎片借给了屋里的那些老家具，使它们获得了与她交谈的能力。这样的交谈，自然多半都是无声的，可也正因此反倒更加亲切诚挚，不会发生什么误解。她的纺车，她的褐色雕花靠背椅，都是些古怪稀罕的玩意儿，常常会生出些特异透顶的念头，而有一台老式座钟尤其如此。这钟还是五十多年前她父亲生前在阿姆斯特丹^①的旧货市场上淘来的，买的时候就已经成了老古董。这家伙模样自然很是稀罕：在已经发黄的刻度盘的两侧，各紧靠着一张长发垂挂的海妖面孔，这面孔是用白铁皮剪成后再上色做的；刻度盘的下面部分被带鳞片的鱼身围着，鱼身上还残留着镀金的痕迹。指针似乎做成了蝎子尾巴的样子。年深日久，估计齿轮机械已经磨损，所以钟摆发出的响声既沉浊又不均匀，而且摆锤时不时地还会突然掉下来几英寸。

这只钟是它女主人最健谈的伙伴，而且不只谈，还参与她所有的思考。每当玛尔特感到孤独，孤独得即将堕入沉思的时候，它的钟摆便滴答滴答地响起来，越响越带劲儿，越响越厉害。这响声不让她有片刻的安宁，一声一声地直接穿透进她的思想里去，直到她终于不得不站起来。这时候，阳光正温暖地照进她的玻璃窗，窗台上的丁香花正吐放着甜美的芳香，窗外的天空正掠过一群呢喃歌唱的燕儿。周围的世界待她多么亲切啊，她不能不又变得心情愉快起来。

可那只钟啊，它也真有自己的脑子。它年迈力衰了，已不大情愿适应新的时代，因此往往在本该敲十二响的时候偏偏只敲六响。反过来有时候又敲个没完没了，像是它想要将功补过，直敲到玛尔特过来把钟锤从链条上拿掉。最稀罕的是有时候它该敲却敲不响了，接着只听齿轮间传出一阵阵吱吱嘎嘎的声音，可钟锤就是抬不起来。这样的情况大多出现在深更半夜。玛尔特每次都会醒来，都会下床去帮助解除老钟的困厄，而且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哪怕是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哪怕夜晚漆黑。随后她才重新上床，开始东想西想，要弄明白这钟为什么唤醒她，问自己是不是有啥白天该做的

①荷兰的海港城市。

事忘记了，问自己这一天是不是过得真正问心无愧。

眼下又到了圣诞节。由于大雪阻断了交通，圣诞节我是在一位多子女的朋友家度过的。圣诞树早已点亮，孩子们已欢呼雀跃着冲进关闭了很久的圣诞室，随后我们又吃了必不可少的鲤鱼，喝了红葡萄酒；没有拉下任何传统的仪式和节目。——第二天早上我踏进玛尔特的房间，按老习惯向她祝贺节日。她坐在那儿，胳膊肘支在桌上，像是久已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昨几个晚上，您是怎样过的圣诞夜呢？”我问。

她瞅着地板回答：“在家里。”

“在家里？怎么没跟您的侄儿们在一块儿？”

“唉，”她说，“自打十年前的昨天我母亲在眼前的这张床上过世以后，圣诞夜我就再没出过门。昨几个我姐姐确曾派人来请我，在天黑时我也真想过去她那里；可是——那只老钟这时又怪响起来。早不响晚不响，好像一个劲儿地在说，别去喽，别去喽！你想在那儿干什么？你的圣诞夜不该去那里过呢！”

这样，她便留在了家里的这间小屋。儿时，她曾在这儿玩耍；后来，她曾在这儿替父母阖上眼睛；现在，那只老钟跟当初完全一样，仍在那儿滴答滴答响个不停。只是眼下，在它已如愿以偿，玛尔特把已经取出来的节日礼服重新锁进了柜子以后，它发出的滴答声却轻了下来，而且越来越轻，越来越微弱，到最后竟一点儿听不见了。——玛尔特呢，又可以不受打扰，独自去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一个个圣诞夜的情景：

她父亲坐在那张褐色的雕花靠背椅里，头上戴着细绒便帽，身穿黑色的节日礼服，一向严厉的眼睛今天也变得和蔼而慈祥，毕竟是圣诞节了——唉，是许许多多以前的圣诞节！尽管当时桌上并没有大放光明的圣诞树——这只有富人们可以享受——却点着两支粗大的蜡烛，把小屋子照耀得异常明亮，以致经过许可从黑暗的前厅走进来的孩子们都不得不用手挡住眼睛。随后他们走到桌子跟前，观看圣婴给他们带来的礼物，但按照这个家庭的规矩既不显得急躁，也不雀跃欢呼。自然没有昂贵的玩具喽，不，连便宜的玩具也没有，而尽是些有用和必需之物，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一块小黑板、一册歌本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可尽管这样，得到了小黑板和新歌本的孩子仍然感觉幸福，接下来便一个跟着一个去吻父亲的手；他老人家呢则仍旧坐在自己的靠背椅里，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接受孩子们的感谢。头顶上束着小方巾的母亲满脸温柔慈爱，亲手给孩子们系上新围裙，在新黑板上写了些数目字和字母让他们模仿。只不过母亲时间实在很少，必须下厨房去烤苹果饼了，要知道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才是

圣诞夜的主要礼物，不烤不成啊。这当儿，父亲翻开了新歌本，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唱起来：“满怀喜悦，赞美上帝！”孩子们全都识谱，也跟着合唱：“满怀喜悦，赞美上帝！”他们就一直这么站在父亲的靠背椅周围，把整首歌唱完。只有在歌唱的间歇，才听得见母亲在厨房操作和苹果饼在锅里发出的吱儿吱儿声。——

滴答，滴答！老钟又叫开了；滴答，滴答！它越叫越来劲儿，越叫越揪心！玛尔特猛然站了起来，她的四周几乎已经一片黑暗，唯有窗外的雪地上躺着一点儿黯淡的月影。除了那钟摆的响动，房子里一派死寂。没有孩子们在小屋里歌唱，没有火焰在厨房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宅子里留下的就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其他的人通通走了，通通走了。——可这老钟它到底又想告诉玛尔特什么呢？——啊，它是提醒她快十一点啦——另一个圣诞夜的情景蓦然间出现在玛尔特的记忆中。唉！完完全全是另一个样子啊，在许许多多年以后：

父亲和兄弟们已经死了，姐妹们也都出了嫁，只有母亲单独和玛尔特留了下来。她早已接管了父亲在褐色雕花靠背椅里的位子，把那些家庭琐事统统移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因为父亲一死她就小病不断，和藹的面容一天比一天苍白，慈祥的目光一天比一天惨淡，到头来只好成天卧病在床。这样子过了三个礼拜，便又到了圣诞夜。玛尔特坐在病榻旁倾听着似睡非睡的母亲的呼吸，屋子里死寂一片，只有老钟滴答滴答地走着。这时已经快十一点，母亲突然睁开眼睛来，想要喝水。

“玛尔特，”她说，“一等开春，要是我体力——能够恢复，咱们就去看——你的姐姐汉娜。刚才我在梦中，见到了她的——那些娃娃。——你呀，在这家里太寂寞了。”

母亲压根儿给忘了，汉娜姐姐的孩子们全已在去年深秋夭折。玛尔特也不提醒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握住母亲变瘦削了的手。这当儿钟敲了十一点。……

眼下它也正敲十一点——只不过声音是那样的轻，好像来自非常非常遥远的远方。

这当口玛尔特听见一声沉浊的呼吸。她想，母亲又要睡了，于是便悄悄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仍然把母亲的手握在手里，临了儿自己也堕入了似睡非睡状态。如此过去了大约一个小时，钟突然敲起了十二点。——

蜡烛已经燃尽，明亮的月光照射进窗户中来。埋在枕中的母亲的面容显得异常苍白。玛尔特握着的她的手已经冰凉。她放开她冰冷的手，在母亲的遗体旁坐了一整夜。

而今玛尔特又这样坐在同一间小屋里，回忆着往事。那只老钟滴滴答答走着，声音时而响亮，时而低沉。这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它都知道，都一块儿经历过，它帮助玛尔特回忆过去的一切，回忆起她的痛苦，回忆起她那些小小的欢乐。

玛尔特那孤寂的小屋是不是仍然令人感到惬意？这我不知道。离我住在她家已经过去许许多多年，还有，她那座小城与我的故乡又相隔遥远。——那种珍惜生命的人们通常不敢说的话，玛尔特总是径自而大声地讲出来，例如她常说：“我从来不曾生过病，我呀，肯定会活很久很久。”

她这个自信要是没有错，我写的这篇东西要是能落进她的小屋，她在读的时候但愿还想得起我来。那只老钟会帮助她回忆的，它可是什么都一清二楚。

茵梦湖

老人

晚秋的一天午后，从城外倾斜的大道上漫步走下来一位衣冠楚楚的老人，看样子是散完步准备回家去。在他穿的那双眼下不再时兴的带银扣的鞋上，已经扑满了尘土。他腋下夹着一条细长的金头藤手杖，神态安详自如，时而瞅瞅周围的风景，时而望望面前山下静卧在落日余晖中的城市。他满头银发，奇怪的是一双眼睛却依然黑黝黝的，恰似那业已逝去的青春韶华，如今全都躲藏在了他的这双眼睛里。——他看上去颇像个异乡人，过往的行人很少有谁跟他打招呼，虽然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要注视一下老人那双严肃的眼睛。终于，他在一幢带三角墙的高大楼房前停下来，掉头再望望下边的城市，然后就跨进门厅里去了。门铃响过以后，房里能看清门厅的一个窥视孔后的绿色帘子拉开了，出现了一张老妇人的脸。老人举起手杖来向她致意。

“怎么还不点灯？”他讲话微带南方口音。女管家放下了窥视孔上的布帘。老人走进宽敞的过道，来到一间在四壁的大橡木柜中摆着各式瓷花瓶的客厅，穿过一道正对面的门，进入一条小走廊，这儿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到后楼的卧室去。他慢慢儿爬上楼，打开一扇房门，走进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房中舒适而宁静，有一面墙几乎全让书架给遮住了，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幅幅人像画和风景画；一张铺了绿色台布的桌子上，随意摊着几本翻开了的书；桌子前面，立着一把配有红绒坐垫的古老、笨重的扶手椅。——老人把帽子和手杖放到屋角里，然后就在扶手椅中坐下来，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像是散步走累了，想要休息休息。——他这么坐着，天便渐渐黑了。终于，月光透过玻璃射进屋来，落在墙头的油画上。明亮的月光缓缓移动，老人的眼睛也跟着一点儿一点儿转过去。这当儿，月光正好照着一幅嵌在很朴素的黑色框子里的小画像。“伊丽莎白！”老人温柔地轻轻唤了一声，唤声刚出口，他所处的时代就变

了——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儿 时

转眼间向他跑过来一个模样儿可爱的小姑娘。她叫伊丽莎白，看上去五岁光景，他自己年龄则比她大一倍。小姑娘脖子上围着条红绸巾，把她那双褐色的眼睛衬托得更加好看。

“莱因哈德，”她嚷着，“咱们放假啦！放假啦！今天一整天不上学，明天也不上学。”

莱因哈德把已经夹在胳膊底下的石板飞快往门后一搁，两个孩子随即冲进房前的花园，穿过园门，奔到野外的草地上去了。这突如其来的假日真令他俩喜出望外。莱因哈德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已用草皮在这里搭起一间小屋子，他俩打算在里边度过夏天的黄昏，不过目前还缺少坐的板凳。莱因哈德马上动手干起来，钉子、榔头和必需的木板反正是准备好了的。这期间，伊丽莎白却顺着土堤走去，一边走一边捡野锦葵环形的种子，把它们兜在自己的围裙中，以备将来串项链什么的。莱因哈德尽管敲弯了不少钉子，到底还是把板凳做出来了。当他大功告成后跑到外边阳光灿烂的草地上时，小姑娘已经走在离他远远的草地的另一端。

“伊丽莎白！”他喊，“伊丽莎白！”女孩应声跑来，头上的鬈发在风中飘动。“快，”他说，“咱们的房子已经全部完工啦。瞧你跑得多么热，赶快进去，咱们可以坐在新板凳上。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两人随即钻进小屋，坐在刚钉成的凳子上。伊丽莎白从围裙中掏出锦葵子来，把它们串在长长的线上；莱因哈德于是讲开了故事：

“从前，有三个纺纱女……”

“嗨，”伊丽莎白打断他，“我都已经背熟啦，你可别讲来讲去总是这个故事哟。”

莱因哈德不得不丢开三个纺纱女的故事，讲起一个被扔进狮穴中的可怜人的故事来。

“……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他讲，“你知道吗？四周漆黑漆黑的，狮子也都睡觉了。可不时的，它们在睡梦里打着哈欠，还吐出红红的舌头。那个人吓得直哆嗦，以为是快天亮了。这当儿，他周围突然一下变得亮堂堂的，抬头一瞅，一位天使站在他面前。天使对他招招手，然后就照直走进岩石中去了。”^①

伊丽莎白专心致志地听着。“一位天使？”她问，“他该有翅膀的吧？”

①见《圣经》：《旧约·但以理书》。

“这只不过是个故事，”莱因哈德回答，“实际上压根儿没有什么天使。”

“啊，呸，莱因哈德！”女孩说，同时呆呆地望着他的脸。当莱因哈德不高兴地瞪她一眼以后，她又怯生生地问：“干吗他们总这么讲呢？妈妈，阿姨，还有在学校里？”

“这个我不知道。”他回答。

“可你说，”伊丽莎白又问，“狮子是不是也没有呢？”

“狮子？有没有狮子？有，在印度。那儿的异教祭师把它们拴在车子前头，驾着它们拉的车穿过沙漠。等我长大了，我要亲自去看看。那儿比咱们这里美好不止一千倍，那儿根本没冬天。你也得跟我一块儿去。你愿意吗？”

“愿意。”伊丽莎白回答，“可妈妈也得一块儿去，还有你的妈妈。”

“不行。”莱因哈德说，“那时候她们太老了，不能跟着去。”

“可我不许单独出门的呀！”

“他们会许可的。你那时已真正做了我的妻子，其他人再不能命令你什么了。”

“可我妈妈会哭的呀！”

“我们还会回来嘛，”莱因哈德着急起来，“你干脆说，愿不愿意跟我去？不，我不一个人去，去了再不回来啦。”

小姑娘差点儿没哭出声。“别这么生气呀，”她说，“我跟你到印度去就是。”

莱因哈德高兴得忘乎所以，一把抓住女孩的双手，拽着她飞跑到了草地上。“到印度去喽！到印度去喽！”他一边唱，一边拉着小女孩转圈子，使她脖子上的红绸巾飘扬起来。唱着转着，他突然放开小姑娘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去不了，你没有勇气。”

——“伊丽莎白！莱因哈德！”这当儿从园门边传来家里人的呼唤声。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孩子们边回答，边手拉着手朝家中跑去。

林 中

两个孩子就这么在一起生活。他觉得她常常太安静，她觉得他常常太急躁，但也因此，便谁都离不开谁，课余时间几乎总在一块儿玩儿，冬天在两家母亲并不宽敞的房中，夏天在田野上和树林里。有一次，伊丽莎白遭到老师的责骂，站在一旁的莱因哈德气得把石板猛地扔到桌上，想把老师的怒气引到自己身上来。老师没注意到他这一举动。可这一来，莱因哈德再也不认真听地理课了，反倒在课堂上写了一首长长的诗。他在诗中把自己比做一只年轻的雄鹰，把教员比做一只灰老鸦，伊丽莎白则是一只白色的鸽子。雄鹰发誓一旦翅膀长硬了，定要向灰老鸦报仇雪恨。年轻的诗人眼含热泪，在自己的想象里成了一位非常非常高尚的人。回到家中，便找出一个羊皮